



# 性别伦理美学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的新方向

罗益民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性是伦理审美的一大障碍,二者难以调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关于性的种种沸沸扬扬的纠纷,往往由伦理学而起。把伦理学纳入审美的视界,便给性别审美某种让步。这不仅拓展了审美的范畴,也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性别;伦理;美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新方向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1-0160-07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批评史上,评论者一直试图揭开这个诗组的庐山真面目。各种理论,各种学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哈佛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温德勒(Helen Vendler)教授的追溯,J. F. Forbis的*The Shakespearean Enigma and an Elizabethan Mania*一书甚至把诗中描写的“黑肤女郎”看成是一瓶子酒,说诗集中后边的部分,反映出莎士比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嗜酒之徒<sup>[1]39</sup>。另外又有一说,George Chalmers在1797年认为,诗集中的那个“可人的男孩”,实际上就是英国当朝的伊利莎白女王的假称<sup>[2]4</sup>。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的若干“疑点”,迄今没有一个定论。一般说来,评论家们总是从文本、主题、文体这三个方面来解读、评述诗集中的若干意义和若干问题。Person和Williamson是以时间的顺序综述《十四行诗》的批评脉络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Schiffer的长篇序言主要讨论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涉及到的文体形式,与莎士比亚生平的关系,版本史,版本勘校的细节,是否自传等诸种说法,以及20世纪以来的多种批评视角,当代批评成果等等,时间到1999年<sup>[2]12-49,[3]</sup>。在文本方面,该诗集经历了非常离奇的演变史,自然也影响了相应的阅读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首次刊行于1609年,史称“四开本”,简称Q,有两个出版商,一是Thomas Thorpe,另一个是George Eld;有两个销售商,一是伦

敦基督教堂门口的John Wright,一是William Apsley,文本都包括了现今阅读使用的标准本中的《十四行诗》和《情人怨》。以后就再也没有重印过。直到1640年,John Benson编辑出版了他的伪劣版《绅士威尔·莎士比亚的诗集》,这样一直持续了近150年。1790年埃德蒙·马隆(Edmund Malone)才正本清源,重新确立了1609年“四开本”的地位<sup>[4]</sup>。在主题方面,除了关于永生、时间、爱情、友谊、艺术的清楚讨论以外,人们还从其他更为细致的方面进行挖掘。在文体方面,对于莎士比亚时代近乎游戏的华靡文风,褒贬各说不一,但总的说来,一直认为,英国十四行诗的创作历史,在莎士比亚手中,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境界。由于上述几个方面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就使得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再加上时代因素对阅读史的影响,才出现了温德勒教授所说的世世代代都有人对诗集中涉及到的种种问题进行重新界定<sup>[2]48</sup>。

在这些评论当中,一个尤为热烈的话题,是诗集中涉及到的性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由于这部诗集所谓的相关“事实”被扑朔迷离的浓雾笼罩,评论者尤其是那些特别具有好奇心和考证癖的人,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这又为鉴别真伪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似乎是短时期内无法克服的。但是,不妨换一个思路,暂时回避一下那些“剪不断、理

\* 收稿日期:2006-09-19

作者简介:罗益民(1964-),男,四川南部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及学术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05BWW020),项目负责人:罗益民。

还乱”的问题,探索一下这些纷争本身的意义。

关于性的科学论述,通常会出于对物种进化和生态平衡的考虑。符合科学要求的原则,就被界定为合乎自然规律的伦理;相反,就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的,应予否定和抛弃。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上帝创造世界又创造人这一模糊的隐喻说明,上帝的性别是可疑的。所以,“他”的身份,他的行为,都带有神话和神秘的性质。其实,人是最高明的模仿者。这个模糊的隐喻也得到了最精妙的模仿。如果把上帝创造万物,以及创造万物中衍生出来的亚当,和从亚当身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夏娃,以及亚当和夏娃交合衍生的人类看成是一个连续,但没有按照重要性罗列顺序的过程的话,那么就陷入相对论的泥沼。如果按照创世神话在时间方面的顺序来理解,夏娃作为母性和母亲的地位就会动摇;反过来,上帝虽不是母性,也不具备母性的生理特征,却是一个具有母性精神特质的双性合体。虽然如此,这其中的性别界限仍不能清楚地分辨开来。是否把具有基本的生理特征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个隐喻的世界里仿佛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本文的中心话题不是性别的界定问题,我们暂且跳过这个问题,进入到性别行为的文学模仿的讨论当中。

在世俗的世界以及艺术化的描述当中,性别也成为一个复杂的话题。反映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艺批评当中,也出现了相应的情形。在神的世界里,性的运行过程可以不通过生物学的原理就能进行,比如上帝创造人,比如上帝借玛丽娅之腹,神秘地成为肉身,在《马太福音》里,就是这样的情形<sup>[5]</sup>。神还可以在性别之间转换,而不通过任何科学的手段,比如奥维德《变形记》中关于忒瑞西阿斯的故事<sup>[6]</sup>。在世俗的世界里,性作为文学的话题,主要分两种情形:一是升华为崇高境界的精神的爱情;一是展现感官、肉欲和物欲的身体之爱,即感性的性。除此之外,还有相互间杂或相互矛盾的。这些主要发生在千百年来人类普遍认为符合自然繁衍和发展规律的那些性的活动方面。凡是与之相违背的,就认为是异端,并借道德之手加以否定或打击。但是,从现今多元的思想方法来看,人们开始变得宽容,也接受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异端的学说、理念、传统和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传统伦理不予接受的同性性行为,与之相伴的情感活动,由此构成的社会活动等。他们的行为虽然还没有被主流社会完全认可,却已经作为一种现象和事实存在了。人类的性别活动,还包括一些人伦纲常无法容忍的情况,比如乱伦,以及没有发展至此的外围或边缘的活动,如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及其变体形式。另外,变性手术造就的人进行的性活动,也是性的一种

堪称边缘的活动。

上述种种情形,虽然是伦理无法接受的,却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存在,成为文学审美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养分。由于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成果,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这一种单纯的目的,文学批评也在考虑把反伦理和反道德的现象纳入审美的范围。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对人自己的关怀,古代希腊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把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活动作为审美对象加以考虑。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一点人文精神,就是当时流行的传统宇宙论<sup>[7-13]</sup>。托勒密的传统宇宙论,是基于柏拉图神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宇宙论和基督教的宇宙结构理论发展起来的。在这个系统当中,神是本源的,人是衍生的。由于文艺复兴时代主张发挥人的潜能,人的价值作为文艺美学的核心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和赞扬。通过人和宇宙的对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这种提高,是在上述类比、对比和比较中得到的。家喻户晓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就是这种对比的典范。诗中所写说明,人是一个小宇宙,也有人生四季,也有双眼明眸善睐如天眼日月,也有风行其间如呼吸运行,也有阴晴圆缺的变化,也是永恒的,诗歌艺术和爱情可以促成这种永恒。胡家峦从理论和批评实践两个方面,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中的宇宙诗学,包括宇宙对应体系,诗人“小宇宙”和认识自己的寓教于乐原则,以及圆规、金链、天体音乐、爱、时间、数、天人对应、“玻璃球镜”宇宙等意象<sup>[14]</sup>。文艺复兴时期在发现对人的兴趣以后,也开始对人自己的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情感和肉体的享乐的性活动。人包含情感、重视情感,正视性与情感的亲密、崇高的关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竭力挖掘文学主题,也是他们发掘出来的人性的本质内容。古希腊文化精神的许多方面,再一次照耀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星空。正如瑞士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所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是“相互映照的镜子”<sup>[15]</sup>。这些特点也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当中。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广泛使用希腊神话,以此作为文学的源泉和养分。比如,那个时期的大作家马洛、锡德尼、斯宾塞、莎士比亚以及晚期的弥尔顿都没有离开神话的养育和滋润。以神话为题材,以神话为启发,借古典神话的他山之石,他们谈论着对人的关怀的主题。在希腊太阳神庙门前的石碑上,赫然刻着“认识你自己”的

字样,这句话据说是毕达哥拉斯所说,因为他做过阿波罗神的祭司<sup>[16]</sup>。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是,自我关怀是人本关怀的最高形式。情感、性、人体、人的精神,这些话题都是那个时代文学所关注的对象。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娱乐的时代。英国也是如此。这可以从文学这面镜子中反映出来。戏剧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流行娱乐形式,在当时达到了顶峰。这种精神体现的是主体人肆无忌惮的张狂。神性开始退却,人性开始张扬。作家和历史学家最关心的人以及和人相关的事物,画家和雕塑家把人的难忘的形象刻画下来,哲学家则不厌其烦地说,“人是伟大的奇迹”<sup>[17]</sup>。莎士比亚在他的不朽的著作《哈姆莱特》中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哈姆莱特继续赞美说,“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sup>[18]</sup>莎士比亚浩瀚的剧作,刻画的人物,或帝王将相,或山野村夫,或市井小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哈姆莱特那样正义、狭隘、机智、多思,却又一筹莫展的沉思者,有福斯塔夫那样乐观、低俗、夸夸其谈的落寞的武士,有麦克白夫人那样阴险、狠毒的妇人,也有奥菲利娅、考狄利娅、苔丝狄蒙娜那样纯洁、善良的女子。这些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众生相,是人对自己的一次再认识。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对人的再认识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对性的演绎。这方面的话题,也是因为对人的重视。这一点又体现在娱乐之中。自贺拉斯以来的批评传统,包括诗人兼批评家的锡德尼都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寓教于乐。虽然教是目的,乐却是一个首先的要求。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的戏剧传统加以发扬光大,除了仰慕其文化,还有就是继承了古代以人为本的精神。通过小小戏台,作家和演员们展现了世俗的生活,也同时展现了人自己的风采。关于人有很多的话题。但性却是一个饶有诗意的话题。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繁荣的两个文学品种当中,戏剧和诗歌都把性作为一种玩物,作为人生写意的对象加以发挥。仅仅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些插科打诨的段子,那些隐而不发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让世世代代的读者逗乐,使其不时阵阵脸红。《爱的徒劳》中那一段《打靶歌》(第4幕第1场第124—128行),要是一个现代的剧作家,保准他自己都要脸红。《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恋人们浪漫无比,奶妈却很现实也很朴实,茂丘西奥机智诙谐,语言中充满淫乱的词汇,形成了相映成趣的对照。《亨利四世》上下部和《配力克利斯》的场景都直接设置在妓院当中;《一报还一报》里

的维也纳充满淫乱和罪恶。在当时很受欢迎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中,现代读者也试图在莎士比亚的字里行间,寻找淫秽之语,寻找那些淫乱的语义,诙谐的也好,正经八百的也好,清清楚楚的也好,含沙射影的也好,似乎那些清清白白的地方,也非要贴上淫乱的标签不可。这种趋势甚至蔓延到了莎士比亚的诗歌当中,《维纳斯与阿都尼》被性别研究者和库尔理论(queer theory)的实践者重新阐释,其形势相当可怕<sup>[19]</sup>。本文谈论的《十四行诗集》都直接跟性有关。

就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言,除了流行一种近乎无病呻吟的爱情吟咏,延伸彼得拉克传统,把对爱情以及与之相关的性话题寄寓于十四行诗这种传统当中以外,戏剧成为一片滋生性美学的沃土。传说一位风情少女,被扮演征服者威廉的扮演者打动,发暗号邀请他与之共度良宵,不料被莎士比亚听见,莎士比亚抢先充当了这个角色。所以,莎士比亚得一雅号,“征服者威廉”,大学才子中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格林委身于情妇,死时沦落到与虱子为伍的地步<sup>[20]</sup>。这些不光彩的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纵情与纵欲的情形。作家斯宾塞、马洛、锡德尼,后来的约翰·多恩、本·琼森、安德鲁·马维尔也都不乏艳情的写意。William Keach就讨论了 Thomas Lodge 受法国诗人 Ronsard 启发而作的 *Galucus and Scilla*, 马洛的 *Hero and Leander*, 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 John Marston 的 *The Metamorphosis of Pigmaliions Image*, John Weever 的 *Faunus and Melliflora* 和 Francis Beaumont 的 *Salmacis and Hermaphroditus* 等几首长篇艳情诗<sup>[21]</sup>。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很明显涉及了性的主题,也触及到了伦理。按照批评家确定的 1609 年四开本为真本的说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叙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第一人称角色在性与情方面的历史。诗集共有 154 首,最后两首跟其余 152 首没有关系,是从希腊诗歌翻译过来的,一说有可能不是莎士比亚所作。第 1 首到第 126 首是写给一位男性的贵族朋友的。这位“甜甜的”(第 108 首)、“可爱的”(第 126 首)男子“长着一张女人的脸”(第 20 首),其中第 1 首到第 17 首劝说这位年轻的美男子结婚生子,以便在孩子身上复制他自己的美貌。第 40 首到第 42 首,以及第 133、134、144 首写美男子抢走了主人公的情人。第 78 首到第 86 首写诗人情敌从主人公手上夺走了他喜欢的美男子。第 127 首到第 152 首是写给一位已婚的黑肤女郎的。这一部分包括了一些充满怨愤的“骂诗”。这些又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贯穿几乎整个诗

集的同性恋,二是主人公和黑肤女郎的异性恋,三是主人公为之疯狂的美男子、另外同是诗人的一个情敌和黑肤女郎之间的三角恋爱,四是主人公同时与美男子和黑肤女郎构成的交叉的双性恋,五是主人公控诉的美男的自恋。评论界最关心的是同性恋问题,首先对同性恋问题进行阐释的是19世纪末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sup>[22]</sup>和撒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sup>[23]</sup>。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经历的近400年阅读史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本内一些问题的考证上。主流问题不多。突出的包括126首的诗中年轻人,即那个所谓的“朋友”身份,诗潜在的自传基础,这些诗的艺术特点等等。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10年里,评论家们集中讨论了诗中友人的身份以及诗组的自传性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批评家对诗组的文体价值如语言、意象、基调、结构等颇为关注,这方面的兴趣占了上风存在。20世纪的学者也挖掘了诗组中的时间和爱的主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评论家们分析了诗中友人和诗中说话人的关系,却很少注意自传的问题。同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声,比如有关“黑肤女郎”诗组,1609年四开本中诗的顺序,诗人情敌诗组的意义等等<sup>[3]147</sup>。

在最近的15年里,由于文学理论不断翻新,一些新的批评视野展开。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性别批评,后又出现了更为宽容的奇异理论。批评者从性别政治理论的角度,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的有关性的问题进行了解读。1999年Garland出版公司出版了James Schiffer选编的论文集*Shakespeare's Sonnets: Critical Essays*,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十四行诗批评情况。Schiffer撰写了一篇长文为序,概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批评史状况,对性别批评的成果做了简要的分析。除此以外,他选辑了4篇从1993年到1998年的代表性论文。在另外一个单元里,则选入15篇在当时最新的论文。在入选的19篇论文当中,Schiffer又选入了5篇关于性别话题的论文。

Schiffer认为,新批评的解读曾暗示了近年出现的一系列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解读方法,如女性主义批评、男性同性恋、女性同性恋、双性恋等。这些方法探索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性别定义、性行为、同性恋社会群体、女性厌恶症以及阶级、种族经济学的文化物质主义等,为的是揭示文学、性、社会、经济以及历史话语中的文化生活及其对莎士比亚的塑造及其在诗中对莎士比亚的塑造<sup>[2]45</sup>。

根据Schiffer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思

的进步,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的解读。其中,代表人物有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匹奎尼(Joseph Pequigney)、史密斯(Bruce T. Smith)、戈德堡(Jonathan Goldberg)、布雷德贝克(Bregory Bredbeck)以及巴伯(Marjorie Barber)等人。塞奇威克(Sedgwick)认为,十四行诗“记录并把厌女症和恐女症当成主题进行处理”。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女人只是工具。男人们以此衍生更多的男人,以供其他的男人享乐”<sup>[24]</sup>。匹奎尼则指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同性恋艳情诗中的最伟大的名篇”,这些诗“描绘了诗人作为第一人称的角色,和他的年轻男友完满的性关系,和那位黑肤女郎的风流韵事”<sup>[25]</sup>。他的观点得到了史密斯的支持<sup>[26]</sup>。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戈德堡的攻击,说他“过于平庸,落入俗套,毁坏了历史的真实性”<sup>[27]</sup>。之后,包括福柯(Michael Foucault)、布雷(Alan Bray)、戈德堡等人在内的“社会构建者”,都坚持认为,所谓“同性恋”、“异性恋”之类的范畴都是不存在的,过去100年关于性的概念和当时的情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虽然关于同性恋的阐释始于19世纪末的王尔德(Oscar Wilde)和巴特勒(Samuel Butler),但公开像匹奎尼这样支持的还是绝无仅有<sup>[2]46</sup>。上述种种理论,按照希夫尔(James Schiffer)的说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匹奎尼和史密斯的观点。但是,严肃的读者也不至于赞成那些诗组和性毫不相关的看法。”<sup>[2]46</sup>这有点陷入了相对主义的中庸之道,正如温德勒(Helen Vendler)所说,各种批评方法,诸如传记学方法、寓意批评方法、历史批评方法、主题研究方法等,“不管结论多么模糊而不确定,总是回到一种永恒的复发状态中。每一个世纪,总是有一批人,会再一次对诗组中的人物进行重新定位,然后对诗组的含义做寓意式的阐释,或是道德的,或是历史的,或是戏剧的,然后再考证那些复杂关系中的心理问题或性问题”<sup>[2]48</sup>。这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批评有一种原地踏步的感觉。在美学的层面上来考虑,莎士比亚批评是没有进步的。

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批评史上,没有出现明火执仗的伦理学批评,虽然有人通过考证认为,据十四行诗第37首、第89首,莎士比亚是一个跛足之人,一位论者甚至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莎士比亚只是一个平平的演员<sup>[28]</sup>。另外又有人考证说,莎士比亚是贪杯的酒鬼<sup>[1]39</sup>。还有一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吸食大麻的瘾君子。南非科学家塔克雷博士和他的同事尼克·范德梅维教授从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的家中找到一个烟斗,实验室对烟斗中的一些剩余物进行了测

试,证明这些物质是大麻。在给南非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一封信中塔克雷博士说:“只有很少一部分文学学者认识到莎士比亚与幻觉刺激之间的联系。这个工程已经使斯特拉福德沸腾了。”“如果仔细阅读他的十四行诗和其它作品,你都会发现他对幻觉非常了解,而且亲身经历过。”<sup>[29-30]</sup>同时,有人通过对三年前收藏家发现的一幅美貌女子的画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流传已久的南安普敦伯爵为龙阳君之说,确认莎士比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sup>[31]</sup>。世世代代,尤其是当代的莎学者孜孜不倦地挖掘关于扑朔迷离的莎士比亚的种种细节,企图要考证他的道德品质。虽然没有响亮震耳的炮火,有些人,尤其是自认为出生高贵而不忍心承认莎士比亚的伟大才华的那些人,总想弄一点什么花絮绯闻什么的。很显然,也有不少对莎士比亚怀着虔诚的敬意的追随者,也不忍心看到莎士比亚被人们揭去神秘面纱以后表露出来的庐山真面目。比如,编辑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件案例,17世纪中叶的约翰·本森(John Benson)在制作他的《绅士莎士比亚的诗集》(*Poems: Written by Wil. Shakespeare. Gent*)的时候,他不仅肢解了莎士比亚的原作,还为他不忍心接受的“事实”做了一些手脚。他把第1-126首中的一些阳性人称代词改成了阴性,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本森成功地把这一坛文本之水搅浑了<sup>[2]19</sup>。

如果把批评视野死死地盯在伦理道德的圈子内,就会为这些似乎是子虚乌有的“事实”纠缠不休。如果像奇异理论倡导者那样,带着宽容的心理看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性别问题,这些诗歌就会多出一条宽阔的审美的康庄大道来。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把性别、伦理和审美联系起来,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批评视界开拓一个广阔的前景。

从美学的角度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首先是一种文体,是诗歌的文体,是音乐的文体。这是不证自明的。把这种声音的美学形式引入英国的,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和萨瑞伯爵(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煽风点火,把英国卷入十四行诗创作狂潮的,是诗人、理论家和为国捐躯的烈士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的《爱星者与星星》。随后的7年之内出现了不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至少15部十四行诗集,它们分别是丹尼尔的《狄莉娅》(Samuel Daniel, *Delia*, 1592)、巴恩斯的《爱妖者与妖女》和《灵魂十四行的神圣一百年》(Barnabe Barnes, *Pathenophil and Parthenophe*, 1593; *A Divine Century of Spiritual Sonnets*, 1595)、洛奇的《菲里斯》(Thomas Lodge, *Phyllis*, 1593)、弗莱彻的《利西娅》(Giles

Fletcher, *Licia*, 1593)、沃森的《虚幻的眼泪,或被玷污的爱》(Thomas Watson, *The Tears of Fancy, or Love Disdained*, 1593)、康斯特布尔的《黛安娜》(Henry Constable, *Diana*, 1594)、德雷顿的《艾狄娅之镜》(Michael Drayton, *Idea's Mirror*, 1594)、珀西的《献给西莉娅的十四行》(William Percy, *Sonnets to... Celia*, 1594)、斯宾塞的《爱情小诗》(Edmund Spenser, *Amoretti*, 1595)、格里芬的《菲德莎》(Bartholomew Griffin, *Fidessa*, 1596)、林奇的《狄耶娜》(Richard Linche, *Diella*, 1596)、史密斯的《克洛里斯》(William Smith, *Chloris*, 1596)、巴恩菲尔德的《辛西娅》(Richard Barnfield, *Cynthia*, 1597)和托夫特的《劳拉》(Robert Tofte, *Laura*, 1597)<sup>[32]14</sup>。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写给一个同性的男士的,意大利的诗人米开朗基罗也是如此,在英国只有少数例外,比如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有史料证明,他由于对自己的弟弟怀有春心,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sup>[32]16-19,117</sup>。这一点证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确实跟同性恋有关系。这也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被当成一个完整的系列诗组来阅读的。这样的解读方法是带有危险性的。倒不是像华兹华斯抱怨的“沉闷”,兰多尔(Landor)感到的“厌倦”,和哈兹利特读出的“单调”<sup>[33]</sup>,而是诗组内部包含的异性恋、三角恋和双性恋,这样抵消和耗损了整个诗组作为同性恋主题的基调。但这并未影响评论家们喜鹊式的好奇心,他们同样做出了细致入理的解读。

问题在于,关于性别和性的学理增添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除了传统的美学演绎以外的美学样式和内容。虽然性和伦理是明显的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如果放弃针锋相对的对立,性就可以跳出伦理学和传统道德的苦海,为诗歌美学及至文艺美学增添一道新的喜人的风景。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莎士比亚信手涂鸦,抑或像华兹华斯所谓的“打开心灵之锁”,怎么样也算没有辜负他为美学实践做出贡献的天赋。看到这一点,会可喜地看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开拓了新的疆域和新的阅读视野。

参考文献:

- [1] Helen Vendler. Reading, Stage by Stage: Shakespeare's Sonnets"[G]// Russ McDonald. Shakespeare Reread: The Texts in New Context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James Schiffer. Shakespeare's Sonnets: Critical Essays[M].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 [3] James E. Person, Jr. and Sandra L. Williamson, ed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10[M]. Detroit: Gale, 1990:

- [4] Stephen Booth, ed. *Shakespeare's Sonnet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543.
- [5] *The Holy Bible*[M].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Salt Lake City, Utah: Desert Book Company, 1959:1.
- [6] Ovid. *Metamorphoses*[M]. Trans. A. D. Melville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 J. Kenn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60—61.
- [7] William Lane Craig.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from Plato to Leibniz*[M]. London: Macmillan, 1980.
- [8] John G. Demaray. *Cosmos and Epic Representation: Dante, Spenser, Milt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naissance Heroic Poetry*[M].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J. C. Eade. *The Forgotten Sky: A Guide to Astrology in English Literature*[M]. Oxfor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84.
- [10] Micere Eliade.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or, Cosmos and History*[M].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1] Paulos Mar Gregorios. *Cosmic Man: The Divine Presence*[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8.
- [12] Alexander Koyre.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Cosmo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3] Thomas 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4] 胡家峦. *历史的星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纪琳. *古希腊神话的人本精神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J]. *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2): 48.
- [16] S. K. Heninger, Jr. *Touche of Sweet Harmony*[M].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4:256.
- [17] 欧金尼奥·加林主编.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M]. 李玉成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4.
- [18] *莎士比亚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327.
- [19] Stanley Wells. *Looking for Sex in Shakespea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
- [20] Schoenbaum, Samuel. *William Shakespeare: a Documentary Lif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114.
- [21] William Keach. *Elizabethan Erotic Narratives: Irony and Pathos in the Ovidian Poetry of Shakespeare, Marlowe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M].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42.
- [22] Oscar Wilde. *The Portrait of Mr. W. H.*[G]// ed. Edward Hubler. *The Riddle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2.
- [23] Samuel Butler. *Shakespeare's Sonnets Reconsidered*[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7.
- [24] Sedgwick, Eve Kosofsky.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33.
- [25] Pequigney, Joseph. *Such Is My Love: A Study of Shakespeare's Sonnet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1.
- [26] Smith, Bruce R. *Homosexual Desir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A Cultural Poe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27] Goldberg, Jonathan. *Sodomities: Renaissance Texts, Modern Sexualiti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21.
- [28] Hyder E. Rollins ed. *A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Shakespeare: The Sonnets: Vol. I*[M].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44:105—107, 223—224.
- [29] *科学家发现莎士比亚灵感来源——吸食大麻*[EB/OL]. *新浪科技*, [http://tech.sina.com.cn/oi/41192\\_shtml](http://tech.sina.com.cn/oi/41192_shtml), 2000-11-06.
- [30] *莎士比亚吸毒? 出生地发现吸食大麻用的烟斗*[EB/OL]. *中新社网站*, <http://www.sina.com.cn>, 2001-03-03.
- [31] *英国发现其男友扮女人画像*[EB/OL]. *金羊网—羊城晚报*, <http://www.sina.com.cn>, 2002-04-24.
- [32] Paul Edmondson and Stanley Wells. *Shakespeare's Sonnets*[G]//gen. eds. Peter Holland and Stanley Wells. *Oxford Shakespeare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4.
- [33] Ellrodt, Robert. *Shakespeare the non-dramatic poet*[G]// ed. Stanley Well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38.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Aesthetics of Gender Across Ethics

###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Sonnets

LUO Y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ex is a huge barrier to the taste of beauty, of which both cannot be easily put in congruity. More often than not, ethic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various bubbling noises of disputes over sexuality and gend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If ethics is taken as a process of aesthetic matter, a concession is allowed for sex and gender aesthetics, which not only enlarges the territory of aesthetics, but provides th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with new orientations.

**Key words:** gender; ethics; aesthetics;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orientations